

海外家國戀

(留學
日記)

中集・運妙筆闡揚文化

楊懋春博士 著



道聲百合文庫



12
L
4

1112
245
422

外
下

• 道聲百合文庫 •

戀 國 家 外 海

文化 揚 聞 筆 妙 揮

((中 集))

楊 懋 春 著



道 聲 出 版 社 出 版

40

1932.5.27

• 道聲百合文庫 •

海外家國戀 (中集)

著者：楊 懋

春

出版兼：道聲出版

發行：郵政劃撥三〇八五號

總經銷：聯合圖書供應中心

地址：▲中華民國臺灣省臺北市
杭州南路二段十五號

電話：三三〇七三〇・三三三八八三

▲香港九龍窩打老道五十號A

電話：K(八七六)一・K(四四八〇)六

發行人：道聲出版

本社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

第〇七一一七號

特價：新臺幣精裝 二〇〇元
平裝 一五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

出版「道聲百合文庫」序言

百合花在百花中是最美的，因為它的芬芳清激而幽遠，它的顏色純白而瑩潔，但，最難得的還是它的造型像一支喇叭，好似要向這個世界說些什麼。

我們決定採用百合花作為這套文庫的標誌，理由之一是因為這套書萌芽於復活節，在一年中最美的春天，透過這套文庫，使我們可以嗅到鮮活的青春氣息，更進而接觸到那位能帶給我們生命的創造主。這套書的內涵很廣泛，從日常生活的身邊瑣事，到涵蓋人生的真理，都無所不包，但多半是文藝性的，我們出版百合文庫的目的，真是想為讀者印幾本好書，為出版界開拓一塊新天地，使這個沉鬱的時代的讀者們，可以找到他們喜歡讀的東西。

殷 穎 於一九七二年五月

序

我是一個在基督教家庭中長大，又在基督教會所辦學校中受教育之人。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六月，我由教會所辦坐落山東濟南之齊魯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先留母校作助教一年，後去教會所辦坐落北平市之燕京大學研究院，主修鄉村社會學。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在青島市教會所辦文德女中及市立女中任教員職。自二十一年（一九三二）秋開始，受聘為基督教魯東信義會在即墨縣城所辦信義中學校長。在此職凡五年。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秋，應聘回母校齊魯大學任鄉村社會學講師，兼該校鄉村社會服務實驗所副主任。

此時，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翌年華北數省淪陷敵手。齊魯大學所在地濟南市亦為敵軍所佔。因不願在敵人統治下辦教育，母校忍痛遷往四川成都。我因子女幼小，經濟困難，不能隨往。且齊大在濟南之校址甚大，並有一部分學生不能遷走，須有人照顧。齊魯大學係由英、美、加拿大等國之基督教會所支持。一部分西籍教職員決定留在原地，對校產加以保護，且使附設醫院得繼續其醫療工作。該時，日本與英美等國尚未發生戰爭，故其在濟南之軍人尚不能公然涉足齊大校園作侵害行動。於是未能撤離之教職員，得在苦心安排下，仍進行自由或正常教育。且在隱密中辦理愛國教育。亦有人在深夜收聽後方及自由世界新聞廣播，白天即將所收聽可以鼓勵士氣之消息向民衆秘密傳講。但此各種活動，日久即為漢奸所知。漢奸轉告日人，日人乃對齊大校園中之中國教職員加以注意，並實行監視措施。彼等不能到校園內抓人，但如被列入其黑名單中，於離開校園時，即有被捕或失蹤之可能。我當時亦為敵人所注意的人之一。雖不確知是否被列入黑名單中，亦隨時有可能觸怒橫暴的日本士兵，或冒犯漢奸，發生性

命危險。

我自己與家中親屬均爲基督教魯東信義會教友。我爲一受過高等教育者，曾在基督教會所辦各級學校執教多年，頗有成績，爲教會領袖所熟知。彼等認我爲一基督教會人才，待戰爭完結，仍將對教會事業有大功。聞我在濟南日夜處於上述危險中，乃決定設法助我脫離此危險。其所用辦法乃爲我籌措一筆款項，又與美國一所基督教信義會大學，即 Wittenberg College，安排一免學費獎學金。如此使我能到美國留學進修，既可保全性命，又得增加學識。將來可以直接或間接爲基督教會的事業服務。此外，又助我將家屬由濟南遷到卽墨縣城之信義中學內定居，由以前之同事好友按時給以照顧與支援。如此可以減輕我在美國的後顧之憂。齊魯大學也同意信義會爲我所作此各項安排，並給以實質的支持，卽准我繼續爲該校教員，繼續支領薪津。

諸事安排妥善後，我卽於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九月一日，自青島喬扮爲商人，乘船往上海。在上海公共租界中，居住一山東商號駐滬辦事處。得各有關方面協助，辦理出國及赴美手續。因須醫治眼疾，遲至十月二十日，始由上海乘美國克利扶蘭總統號輪船（S. S. President Cleveland）起程赴美。十一月十日安抵舊金山，立卽轉乘火車，去 Ohio 州的 Springfield 市的 Wittenberg College 入學。雖已遲延兩月之久，校當局體念我所經過諸種困難，仍准許註冊上課。於是開始了我在美國的留學生活。

我在上海登船時，忽然一個計劃出現心頭。此計劃爲自卽日起，每日晚上寫日記，寫到學成回國，與家人再相聚時爲止。日記內容卽記載一日所想所作，所見所聞之有特殊意義或興趣者，也記載一些不平常的感懷。要寫日記之目的爲將來回國後，讓家人親友閱讀，藉以知道我在美國時之讀書與生活概況。或更可間接了解美國一些有趣味事情。當時年輕力盛，意志堅強。計劃既定，立卽實行。自登船之日，卽自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十月二十日起，每日晚間寫日記。由此日計起，至一九四五年，或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回國，先到上海，住若干日，再由上海乘船，於十二月八日回到青島，與家人重聚爲止。其間共計六年零兩個月。除最後在美國之長途火車上及在太平洋船上，因顛波或勞頓過甚，不能書寫，漏過數次外，每日均寫一段。亦有少數幾日，因生病或其他不得已

原因，只寫極簡略的一行或兩行。絕大多數日記之記載均有或短或長之內容，非僅天氣之陰晴風雨也。

在那一段六年餘時間內，中國經過最艱苦的對日抗戰。末後雖贏得勝利，却是含着多災多難的勝利。我留在淪陷區之家人，雖有親屬與好友照顧，自己亦曾用盡各種方法寄錢回家以爲接濟，但終不能免除若干困難。因而使我不能不對彼等牽腸掛肚。及至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與中國淪陷區間之郵電交通完全斷絕。有近四年時間，與妻子兒女完全失却連絡。彼等究竟住居何處，情況如何，均不得知。一切只能憑信心交託上帝。在六年日記中，最常寫者爲對家人之想念與憂慮。所謂家人，除自己之妻子兒女，亦包括兄弟姐妹及彼等之家屬。第二爲對祖國抗戰的焦慮。學業之外，每日均須讀幾份大報與若干評論國際消息與戰況發展之雜誌。讀到對中國有利之消息則喜，有害之消息則憂，有若干次聽到嚴重消息後，無心飲食，不能上課，坐立不安。第三爲常與同學及朋友談論，或參加學術與時政討論會，或讀專門書刊，欲尋求留學完畢，回國後，如何具體參加國家建設與基督教會發展之途徑。一有心得，即在晚間記之。第四是記載與美國人交往之經驗及對其社會、文化、政治、宗教各方面之觀察與瞭解或困惑。

當時我乃一中國留學生。我所記之見聞與消息多係已經公開者，並無內幕新聞。已經公開之資料雖絕大部分爲事實，但亦難免有屬實傳性，或言過其實者。當時美國之若干新聞從業員雖尚未如今日之不顧正義，不守原則，但其中不少已經是以左傾或親共分子。當美國與英國及蘇俄爲盟邦，要合力以擊敗輻心國家時，不能不用多種方法資助並討好斯大林。於是一些大報及雜誌的左傾記者，有些到莫斯科去，有些在美國，爲蘇俄宣傳，把蘇俄的共產黨公社、集體農場及人民生活等，作不實的報導，過分誇張。對中國政府及政界要人，則專事挑錯攻擊，或造謠中傷。那時我對蘇俄及中國之共產黨與共產制度認識太少。讀過美國新聞記者所寫關於蘇俄及中國共產黨之報導，雖懷疑其真實性，但不能斷定乃百分之百的謊言。今日回想，甚覺慚愧。

我有一習慣，即喜歡保存自己所寫之文件，雖片紙隻字，亦不忍丟棄。自家人、親友、同事及有關係之人所收到信札文書等，均要盡心保留，不使遺失。多年所寫日記自更須加意珍藏。過去三十餘年間，有多次國內及國外播遷流動，每次均隨身挈帶，謹慎保護。大陸淪陷於共匪後，我與家人輾轉逃至香港，若干箱夾書籍與信札均遺失或

焚燬，惟那一大捆日記簿，則安然無恙。留港期間，曾搬出加以整理清抄。只抄完一部分，即須挈眷離香港，去美國。乃又帶回美國。民國四十七年九月由美國來臺灣，又將其帶來臺灣。

在臺灣，因忙於教課、寫作、田野考察及協助農業推廣等事，舊日之日記暫被忘懷。由國立臺灣大學退休後，事務稍減，乃又憶起此事，並立即由篋中移出，覓人抄清。在整理中發現遺失兩部分。一部分為自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日至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共四個月所記者。第二部分為自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同年十二月六日，共六個半月所記者。所幸遺失不多，自六年又兩個月中減去十個半月，保存者幾百分之九十。遺失之兩部分，今日加以回憶，尚能記起若干重要事項。此等重要事項當時定會記於日記中。於是用力回憶，以為補遺。

今日讀此三十年前日記，除助我興念舊事，緬懷故人外，亦覺其有相當分量之歷史、學術、道德與宗教價值。其歷史價值在所記甚多事項會有助於今日研究中國對日抗戰經過，特別如想瞭解我國與英、美、俄等國關係中之戰時地位，我之繼續抗戰對該三國勝敗之關係。該時中國，不論在後方或淪陷區，對外交通均極困難。世界各地發生那些重大事件，與中國有關係之重要新聞及評論。一般中國人不可能知道，或知道甚少。戰後蒐集有關文獻資料，恐亦不易。在此日記中則有甚多可用資料。資料來源係各大報紙與刊物之報導、電臺廣播、各種聚會中之報告，以及我自己親眼看到與經歷者。雖大半非官方文獻，但其可靠性相當高。且非官方資料亦有其獨特優點。其學術價值蘊藏於所記特別讀書心得，田野考察心得，參加學術研討會心得及專題研究心得。至於其道德價值則見於我對家人與親友之懸念，對祖國抗戰與建國之熱切希望及焦慮，又熱切希望早完成學業，早回國，俾在國家建設或教會工作上，奉獻自己。此種熱情與決志，今日留學生讀之，或能沖淡其「長留異域」或「此處樂，不思蜀」之心理。宗教價值見於六年浮萍期間，所受宗教信仰之扶持與約束。所謂扶持，即每有失望、灰心、軟弱之時，宗教信仰慰藉我寂寞，予我力量，得脫離悲悽陰谷，重登有光亮、溫暖與遠景之高峯。在高峯上呼吸清新靈氣，仰見天空偉妙，於是意志又變堅強。所謂約束，即在感情、物慾、安逸等試探是強逼近時，上帝十誡出現心坎。藉此當頭棒喝，始能懸崖勒馬，不陷深淵。人在長久煎熬之下，魔鬼勢力顯強。我非聖賢，自力實難取勝。誠命救我，不容諱言。

因相信有以上各種價值，乃不計毀譽，決定將此日記付梓，公之於世。又爲使讀者易於瞭解我何以會寫有上述內容之日記，始寫出以上這段文字。茲卽以之爲序。

海外家國戀印畢，共得一千一百餘頁。宜分上中下三輯。其副題各爲：年而立再作童生、揮妙筆闡揚文化、訪鄉野學爲農師。余之六載留學美國亦大約可分三個時期，卽威丁堡與康奈爾兩大學苦讀期；完成博士學位後，應聘在哥倫比亞大學著書期；在美國接受農業推廣訓練期。每期可自成一个單元，編爲一輯。每輯給一副題，以示要內容。如此編排可使讀者有購置全書或任何一輯之便。

本書之出版得周美德小姐之助甚多，特此致謝。

魯東楊懋春識於臺北寓所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二月。



· 作者簡介 ·

本書作者楊懋春教授，山東省人，民國前八年四月十六日生。私立齊魯大學社會學系畢業，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院鄉村社會學系理科學士、哲學博士。曾任私立齊魯大學歷史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文學院長；美國康奈爾大學、斯丹福大學、哈德福宗教學院、密西根州立大學等校客座教授；華盛頓州大學研究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所主任；私立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著有「鄉村社會學」、「社會學」等中英文書籍十餘種。

About the Author

Dr. Martin Yang

The author, Dr. Martin Yang (楊懋春), was born April 16, 1903, in Shantung, China. He had his higher education in both Cheeloo University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and Yenching University in China and Wittenberg University and Cornell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e earned the B.A. degree in Sociology at Cheeloo and the M.S. and Ph. D. degrees in Rural Sociology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at Cornell.

1948-1950, Dr. Yang was Professor and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and later Dean of the College of Arts of Cheeloo University. From 1949 to 1958 he was a visiting professor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ology at Cornell University, Stanford University, Hartford Theological Seminary Foundation, and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He was professor of Rural Sociology and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from 1958 to 1974. Since 1974, Dr. Yang has been Professor and Chairman (up to 1979)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Soochow (Tung Wu) University.

Dr. Yang is author of more than fifteen books including "A Chinese Villa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 and "Socio-Economic Results of Land Reform in Taiwa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0.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

又是一年的開始！寄留在外國，不能回去，對於自己的妻小不能盡保護撫愛和養育之責，對於國家亦無所貢獻，如此一年一年的過去，馬齒徒增，將來如何是個了局，不勝慨嘆！

晚間紐約的素友社弟兄歡宴由外邊來的弟兄。吃喝談笑，甚為熱鬧，惟耗費頗鉅，而友情方面亦極淡薄。有背國難期間應行節儉之原理。飯後張君到寓來閑談，他的意見觀念很奇特，也可以說很雜亂幼稚。因為對於國家的情勢不明瞭，很多偏激之見。而其消極享樂的態度尤使我不贊成。他因為不明瞭國家的情形，即有憤世尤人的心理，因為憤世尤人，自己就不願往積極的路上走，而要享「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青年人而如此，可惜！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日

多日想寫點關於戰後國家建設的文章，總未下手。今日開始了。把一篇導言先寫了一大半，將近完成。重要的部分不知能否繼續下去，應當用力把它完成纔好。

晚間去參加學術建國討論會的經濟組會議。王毓銓君講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問題，很完善有趣，由此頗有所得。惟討論時，有數位讀經濟學的人所發的言論極幼稚。對於本國的經濟問題似不甚清楚，而對於國父的土地政策尚且模糊，可惜！惟各人都似乎以專家自居。大概每個人對於某一方面或某一點總有研究，而對於整個的問題，尤其是中國整個的經濟問題，則不甚明瞭。

一九四三年一月三日

今日是禮拜天，因為在寓中看報，又未到禮拜堂去。下午友人李君請去看戲。除了笑鬧、跳舞之外，就是幾個滑稽的歌，甚無意思，然而票價還那樣高，不如看電影。

晚間把「中國戰後建設」的導言寫完了，共有十七頁，太長了。

一九四三年一月四日

天氣忽然變冷，有暴風。

在紐約時報上有篇重慶的通訊，說蔣委員長對於戰局非常樂觀，並已經下令各重要將領及關係機關考慮戰事完結後軍事復員的問題。又說他的這種樂觀並不是由於對目前世界局勢的推測而來，是由他內在堅決信念而來。若這個報告十分正確，使我們對於蔣委員長非常佩服。因為自始至終他有那樣堅定不移的信心。這個信心救了中國；這個信心使我們於萬分困難中掙扎到今日；使我們經過了黑暗，接近了光明；黑暗還未過去，但光明可以期待了。不過我們對於他的這種樂觀，不要作過奢的希望，不要以為完全的勝利來到了，戰事快完畢了。因為他的樂觀是出於內發的，不是出於對時局的推測。換言之，客觀的情形並未表現戰爭快完畢的現象！

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

蘇俄自開始冬季反攻後，進行頗順利。這兩天並克復了重要的地點，使德軍蒙受相當大的損失，是很好的消息。可惜在別的戰線上，聯軍均未有大的活動，更無任何的進展。最重要的北非戰場，因為天時、地利及人和俱不在聯軍方面，所以不能進展。所謂人是指法國在北非的政治情形。法國人自己派別很多，政爭複雜，因而影響到聯軍的作戰，極為可惜。在中國方面，敵人無力作大規模的行動。我們因為外援不易獲得，軍需不充，也難談到任何的反攻。所以只好相持下去。兩三月來，世界似乎把中國忘了。

一九四三年一月六日

美國政府發表了一種重要的政府文件，就是美國在最近十年內（一九三一年——一九四一年）的外交歷史。這

個文件的序言（很長）先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讀了之後，使我感覺美國在這個期間的外交很光明正大，沒有一點陰險在其中。在和日本的交涉中，始終顧及中國的領土主權必須完整及日本必須由中國完全撤退等條件。在一九四〇——一九四一的最末，美國對日本的政策是用盡方法和力量使日本不直接或間接的幫助德國。總想使日本在遠東不發動對英美的直接威脅戰爭。目的在使英美可以全力應付希特拉。他們雖看透了很難達到這個目的，也認清楚日本是不肯放過好的侵略機會，但他們還是努力，一直到日本發動了侵略為止。其用心之苦，無以復加。所可惜者，美國在太平洋上的陸海軍將領未能與其政府同樣的對日本作準備。國務卿霍爾(Hall)曾再三警告其國人及負責的政府領袖，軍事領袖，必須嚴防日本的忽然進攻。但這種警告對其太平洋上的將領未發生鄭重的效力，其國內的上下人士亦未能鄭重的接受此警告。以致有珍珠港的慘酷損失，並因此影響到遠東的整個戰局。在聯合國方面是件極可痛之事！

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

美總統羅斯福真是位政治家，週圍的助手也都是些幹才。這屆國會中反羅斯福的勢力極大。開會以前，社會人士都為羅斯福憂慮，以為他一定要遇到困難。國會中的共和黨以及民主黨中之不滿意者一定要和他過不去。但他竟能給一個重要的演講，使人人都滿意。大家不但不能責難，反必須共同贊助。雖然這不一定渡過了難關，但在開始時能如此應付過去，使磨拳擦掌的反對黨無所用其技，使人民表示其擁護，使國際間的同盟國都喝采，很是件值得特別稱道的事。羅斯福可以當得起一位大政治家。

羅斯福在演講中很稱讚聯合國中英蘇的抗戰偉業。在他提到中國及蔣委員長時，會中鼓掌特別熱烈，較為英蘇兩國更熱烈。由此點可以證明美國的民衆及政府當局仍然對中國有極高度的好感和敬仰。羅斯福也特別提到中國的接濟並未減少，並且要繼續努力，用種種方法使必需品到中國去，由此我們也可以對於外間的謠言釋念。

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

晚間到一位素友社弟兄家去聚餐，並開素友社的社務會議。這位社友名曾禮賢。在英文拼音中他寫 Yen H. Dong。這是廣東的臺山音，很是特別。素友社的社友也有點太浪費了，新年時間的舞會及招待外來社友，共用去四百餘元。每人負擔卅餘元。我幸而未去參加那個舞會，不然就要破產了。

社中有幾位廣東社友，不能講國語。他們請我教他們，每禮拜一次。我只好答應他們，因為是義不容辭的事，不過我只能教山東話。

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

天氣很好，因為是禮拜六，下午不到辦公室去。本想開始寫點文章，但總沒有毅力提筆。乃從生活 (Life) 雜誌上讀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題目是「莫斯科」(Moscow)。描寫蘇俄人民抗戰的精神，個人的犧牲精神，英雄故事，政府的各項統治，斯大林在蘇俄人民中的影響力及地位。蘇俄的民衆犧牲太大了，衣不暖，食不飽，把全部的力量用到抗戰上去。軍士的待遇很好，配備也完善，所以作戰的能力也高。但其民衆的健康已表現了很大的問題，能延長多久，很不容易判斷，戰爭的罪惡！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

天氣極好，又是禮拜天，王毓銓夫婦約去河邊散步。因為大家都高興，就順着哈特森河 (Hudson River) 跑下去，又自中央公園 (Central Park) 走上來，在外邊有差不多一天的工夫。回來時有點疲倦了。讀了回報紙之後，就開始寫文章，成績還不錯。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

和 Dr. Ruth Benedict 討論中國鄉間的政治組織，及舉辦公共事業的團體及方法。她以前不知道中國的這種情形，聽了之後，很覺有趣。她覺着有很多點使美國人覺着奇異，也使他們覺着好。

晚間去參加太平洋問題討論會。討論的題目是中國戰後的國際關係。因為題目太大，時間不多，所以不能有深的研究，不很精彩。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二日

今天的報上記載中英及中美新條約之簽字。在新條約中一切不平等的項目都取消了。如治外法權、租界、駐兵權、內河航行權等，都成過去了。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劃時代的事件。是中國人用五、六年的犧牲換來的。若不是這次英勇的抗戰，恐怕英美未肯放手。希望國人努力建設，內部日見統一，以保持這重價得來的珍品。惟據倫敦的消息，關於香港及九龍問題尚未談及，英國仍保持其主權云云。大概這個問題是要待以後慢慢以雙方不傷感情的方法辦理。若中國現在以強硬要求，英國一定不允，兩方就要衝突，對於整個問題就不利了。我以為暫時不談的辦法很好。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三日

在「中國在抗戰中」雜誌 (China at War) 的一月份上，讀到一篇大公報的社論，題目是中國戰後不會走上法西斯的路。是於英國會代表團到中國考察時寫的。是特別給英國人知道中國人不會走上法西斯的路。英美近來有人發表言論，作「杞人憂天」的把戲。以為不應使中國太強，恐怕她要法西斯化，帝國主義化。這種言論或者是出於要中傷中國。中國的負責當局應當力闢這種謬論。在 Peffer 著的 (Basis of Peace in the Far East)「遠

東和平的基礎」中也有提到此點。他也力言此種心理之虛妄無根據。Peffler 的書很好，我應當重讀一遍。他的書中有一章論中國的將來（The Future of China）。其重要之點是這樣：第一、中國將來一定要作東亞和平的安定勢力。爲東亞和平起見，中國應負這種責任，世界各國也應當贊助中國使之能負起此種責任來。近代列強在東亞的角逐，以及因此角逐而引起來的世界大戰，差不多都是因爲中國貧弱。某一個強國想佔有之，另一個強國也想佔有之，於是強國間發生衝突，而戰爭以起。將來的中國強大起來，完全獨立自主了，能抵禦外侮了，則不再成爲列強垂涎的魚肉，那就可以化除國際間的糾紛，中國自己也能積極的防止東亞戰事的發生。但中國要有這種功能，必須具備一個條件，那就是在其國防上，在經濟上，必須能自衛自給。爲要完成這個條件，中國自己應努力，列強也應當幫助中國。列強幫助中國的方法，就是消極的放棄一切可以阻礙中國發展的特權，使中國完全的獨立。積極的以正當光明的目的借款，並供給人才給中國，使之工業化。這種借貸要純以平等的經濟條件行之，絕不難以政治的侵略在其內。中國自己應當努力的是，使內部真正統一起來，團結起來，保證一定不會發生內部的決裂。要達到這一步，不但要從政治方面下手；更應當從經濟方面着手，使一般民衆都能有相當滿意的生活。在將來的經濟發展中，不蹈貧富懸殊的覆轍。如果中國將來的工業化又是走西洋的過去的路子，私人資本主義過度發展，使少數富人剝削多數平民，則大多數感到不平的民衆會跑到共產黨那邊去，發起大規模的社會革命，中國將陷於較現在更大的危險中。所以中國的工業化及經濟建設，從開始就應當注意社會化，注意大多數人民的經濟生活，務要避免西洋人過去所吃的大虧。

我認爲這幾個觀點很對。列強的政治家應當注意，中國的領袖們更應當注意！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

今日又讀了 Peffer 的書的一章，是論戰後日本應享的權利（Legitimate Rights of Japan）。在這一章中說，日本的問題不是人口過剩的問題，他們的向外侵略不是由於人民在國內無以爲生。日本的現代化只是外面的，